紅樓圓夢/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八回　未免有情酬月老　似曾相識畫花神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、黛受降之後，次日放炮開船。到了鎮海向招寶山逛了一回，另換坐船往內進發。過曹江時，黛玉要去進香，大家同去。只見廟貌巍峨，佳城蔥鬱，果一名勝。寶玉道：「不可無詩！」黛玉便提筆寫道：

曹娥廟裡鼉鼓鳴，曹娥江上秋潮生。

潮生潮落自今古，渡江死孝成娥名。

寶玉道：「這句好！道他心事一語包括，底下讓我罷！」因續道：

而今多少江頭女，白足操舟自來去。

私禱神前別有詞，比肩雙玉憐夫婿。

黛玉道：「你又混派誰？」寶玉道：「總不是你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現說『比肩雙玉』往那裡賴？」寶玉道：「難道你是『白足操舟』麼？」一笑，動身又游了禹穴、蘭亭，直到初五到省。

黛玉因知在城文武預備花紅酒席，在烏龍廟與寶玉慶功，便要分路入城。那知探春與湘雲商量，糾合了各位太太，在西邊一樣預備採棚，鼓吹動處，分頭下馬受賀，十分熱鬧。及到署裡，但有紫鵑一人迎接，寶玉忙問：「四兒呢？」紫鵑道：「恭喜二爺，絳霞妹今早子時已孿生雙子！」寶玉歡喜，忙謝天地祖宗。到了七夕，又是慶功宴；又是大公子試周；又是兩位小公子洗三，合城文武都來叩賀。錦上添花，人人豔羨。寶玉卻也乏了，便歇息了幾天。

忽報甄狀元、林探花到門，忙命請進。狀元先請老師、師母升坐叩謝，寶玉道：「妹夫，你再這樣，我就惱了。」狀元遂同探花行了常禮，探花就去見了他老太太。到午後，寶玉治酒接風，便問：「有何近事？」探花道：「別無近事，只環三爺已入贅去，那知就是劉姥姥外孫女青兒。因他家本與王府聯過宗，故爾繼過去的。」寶玉道：「近來聯宗也多。」狀元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，芸哥兒和小紅姐做了親，林兄弟還自認叔丈人呢？」探花道：「也不妨！柳大人和五兒妹妹不一樣嗎？——倒是他托那個人，須替他打算打算。」寶玉問：「什麼人？」

探花道：「我們過天津，那芸哥兒迥非昔比，肥頭胖耳，竟是位總管少爺了。一日，不知那裡薦一卜姓長隨來，二哥收下，就到帳房裡參見。那人磕頭打千，站住回話，很循規矩，倒是芸哥兒認了一回，認出是他舅舅。細細問他，才說：『實因在窯子裡過了幾夜，染瘡爛去下體，連鬍鬚都脫下了，不敢見熟人，才鑽了門子去跟官，薦到這裡，已花好一注了。只求少爺看顧些，大人千萬勿提破。』仍舊『奴才長，奴才短的』，弄得芸哥沒法，托我們帶來交給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顛倒顛倒，實在可笑！且叫他來瞧瞧。」卜世仁忙上來磕頭請安。寶玉問他，他也只得直說。寶玉因說：「我沒有帶得太監，派你上房傳話罷。」他叩頭謝了。席間，又說起要同湘雲回家省墓，並要到湖州史太守處一轉，寶玉說：「極該！」遂擇日備船啟程。這裡探花在署無事，因到郡主上房閒話。才進內戟門，恰好香憐、玉愛回話出去，對面撞著，忙上前請「舅老爺安」。

絳玉扯起看時，隔世同窗，忽然見面，自有「韓厥服改矣」光景，忙進去問郡主。郡主說明來歷，探花就要請他試技，郡主道：「他們已得軍功，不便再顛蓮倒玉，只有舞劍尚可。你能看棋勝，我就舞與你看。」姊弟遂布棋對下，真個長日惟消一局，完時已近申牌，郡主恰輸了半子。一面擺夜飯，因叫香、玉來告訴原故。二人不敢不依，緊帶兜裙，舞將起來，一來一往，真個「瀏漓渾脫，不減公孫」。早把探花他像獅子向火烊在座上了。舞罷，郡主道：「不可無詩。」探花忙要香憐扇子來，題道：

沉沉更鼓斷蝦蟆，觴政寬時笑語嘩。

低唱淺斟全不慣，劍光如雪撥銅琶。

又題玉愛扇子，道：

酒闌人散漫留髡，瘦骨癡情與孰論？

彷彿王家雙姊妹，春紅渡口喚桃根。

郡主知他已鍾情，便叫香、玉各敬一杯。探花一口雙乾，道：「所不與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。「笑著而散。過了幾日，湘雲夫婦回署，大家接著說起」狀元夫人撒谷「一事，寶玉道：「我早已記及，因天氣太熱；又海上的事忙鬧了一晌。如今林兄弟吉期已近，不如過了初三，竟狀、探夫人雙撒谷更妙！」大家說：「是。」

到了初三，林絳玉又是新科探花，奉旨完姻。又是撫憲表弟還兼舅老爺仁錢辦差，敢不奉承！儀仗鮮明，燈彩華麗，不必細說。誰知新郎到門，裡面傳出話來：「要有了『催妝詩』，才肯請轎。」幸而林郎才占八斗，在茶筵上當將「雙合箋」，用上、下「平韻」做了三十首進去。不多一會，發將出來，圈圈點點，恰如婉兒評沈詩一般。絳玉兀自佩服，只聽得裡面吩咐：「啟吹，請轎！」探花忙奠雁領轎不提。過了兩日，平海的恩旨也有了：寶玉著加封定國公，食雙俸加尚書晉少保；郡主晉封宣文定武淑惠公主，仍食雙俸；蔭子定海侯；柳湘蓮升浙江提督，世襲都尉，賜金蓮炬，與尤氏完姻再赴新任；周、馮俱從優議敘；包勇、尤奇准以護衛用；朱貴准以守備用；芮珠准作武進士一體殿試；花芳、柳婉俱晉封淑人；青霞女封恭人，亦賞與寶玉為妾；寶玉餘外諸妾，俱加封安人。大家稱賀。

湘蓮定了十二合巹，以便十五陪同撒谷。那日繁華熱鬧，與探花一樣，因都是標下承辦，倒整齊些。到夜間，兩口子在豆棚下已下過棋的，自然更有殺著了。

到了十四，先命預備五乘憲轎，及一切儀從。到十五辰牌，先把探、尤請來陪湘、賈吃了飯，然後吩咐把五家儀從合為一隊，挨次先行。共有三里地長，竟是一條軟繡街便了。頭對狀元朱牌，上了正陽門城，這裡轎子還未出轅門呢！直等儀從過完，方望見

轎子緩緩而行。每乘轎前兩對騎馬的女侍：一提香爐，一提角燈。只見第一乘，坐的年紀不到三十，丰姿俊爽，體格溫和；轎板上放一小小玉盤，盤裡貯著新谷，隨手撒去；燈籠上寫：「狀元及第」。第二乘，坐的年紀不滿二十，體態幽嫻，容華明秀；也捧著玉盤撒谷；燈籠卻是「探花及第」。

第三乘，坐的威而兼媚，樸而能文，別具一種標格；手裡捧著一口鴛鴦劍；燈上寫著：「浙江提督軍門」。第四乘，坐的年紀也將三十，端莊流麗，骨重神寒，以手捻海南伽南珠一串嗅著；燈上寫著：「鎮浙將軍」。第五乘，綠呢轎帷、金黃轎槓，抬轎的多有頂帶；轎中坐的年末三旬，真個「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」，富貴神仙，莫能名議；燈上一面大書：「宣文定武淑惠公主府」；一面寫：「浙江巡撫部院」；手裡捧著一枝御賜金如意；後面緊跟香憐、玉愛、青琴、素書，其餘侍女不可勝數。從正陽門迎至錢塘門，上來日已脞西。

忽見一年輕女子在冷巷裡哭著投井。湘雲眼快，便教停轎救人，香憐催馬下去，將他救起。探春道：「離我們那裡近。」

大家遂下城，同到將軍府來。叫這女子來，問他：「因甚投井？」

那女子哭道：「小的姓金，因姨媽逼我種罌粟花，我才尋死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傻丫頭，種花雅事，何必尋死？」那女子道：「他要我脫了衣服去種，我才急呢！」湘雲道：「天又不冷，就光著脊梁也不打緊，真真竹垞說的：『怕解羅衣種罌粟，月明如水浸中庭』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你不但要把我上下衣服脫光，還要我把肚兜兒、縮搖兒、裹腳兒都去了，光赤體的爬著種；他又邀著幾個客吃酒看種，羞答答如何使得？只好自盡罷了。」　黛玉心下明白，立刻叫巡捕把他姨母鎖來，又問他：「你叫什麼？」他道：「小的叫釧兒。因生的時來一道士，把這臂釧帶上，說：『他有一金鎖送與薛姑娘，得了好處；這只金釧送與你，有人取下來的，就是……』」，忙住了口，大家齊問：「是什麼？」女子沒法，道：「就是姻緣。」說完臉全紅透了。恰好巡捕把他姨母姓金的拿到，朝上磕頭認罪。黛玉便問：「你這甥女怎麼來的？」那婦人道：「那年他母親死了，犯婦見他相貌清秀，養了五年。原想大來學些技藝，那裡曉得，人大智大，全不服管教。今日故意嚇著他，是有的。求開恩！犯婦本北人，丈夫現在管將軍麾下的戰餉。」探春大怒道：「知法犯法，罪當加倍！把他男人也鎖來！」黛玉道：「這倒不必！」便道：「依你說，你這甥女竟無用之物了。如今我們給你五十兩銀子，

算這幾年飯錢，把他帶了去，可使得？」那婦人亂叩頭道：「太太只顧帶去，小的不要錢。」黛玉道：「三妹，今只借重你，賞個元寶與他，叫他隊長與本夫都出給，省將來鬧亂兒。」探春道：「那容易，全交給我！」於是先叫小轎送了院上去。

■大家吃了些點心，重又陪湘雲上城撒谷。到正陽門下城，天已昏黑。六街上明月如水，都到院中，寶玉已邀周、柳及各位師爺開筵賞月，隨命立即擺席。上席首坐林老太太，對面李紋、尤柳兒，朝外郡主，下廂花、柳；下席首坐湘雲，對面探春、賈佛喜，朝外青霞，朝裡紫鵑、絳霞。喚了新到一班女檔子，清歌妙舞，快飲暢談，直到二更。聽外面鑼聲，柳、周已回去，然後探春、柳兒也告辭回去，老太太也回西院。

寶玉送客進來，一見釧兒，便問：「那裡來的？」黛玉告知前事，釧兒上來磕頭。寶玉道：「我試試你看！」把他手拉過來，只見白森森的膀子，黃鄧鄧的釧兒，乘興一拉，早已拉下。黛玉笑道：「何如道你，真真狗攬八堆屎！」寶玉道：「還有兩堆呢！」就帶著醉，後邊去了。郡主將釧兒安置與青霞同睡後，然後歸寢。

二十這天，先命他二人穿了四、五品命服，拜了和合，方向寶玉夫婦行禮，又請各位尊親行禮，大家道喜。晚上一樣擺席唱戲，比小戶人家正婚體面得多呢！

坐間，忽林絳玉道：「那月下老人籤詩首首都驗。姊夫，你求一，得一雙。果然娶了兩位如夫人。但你曾許重修祠宇，今竟食言了。如何使得？」寶玉道：「阿呀，不錯！」忙叫門上來，道：「漪園中月下老人祠快命工修整，限半月完工。」

果然九月初完了。寶玉便擇九日祭祠登高。到這日，林、甄二人先去，隨後湘蓮也來了，然後寶玉一品公服而至。那時太太們坐船亦已到齊。於是先請林、賈、柳、尤拜過，寶玉方同青霞、金釧深深拜謝後，郡主等大家陪祭，因彼此至親，不容迴避，同在望湖樓吃了面。

寶玉道：「今日不可無詩！」黛玉道：「先請你七位謝媒罷！」寶玉道：「當局者迷。倒請你們四位做的好。」黛、探、湘、李推不過，只得做了。黛玉寫道：

仙人逆旅巧相遭，翻書月下清光搖。

招要未必燃藜杖，邂逅還同索棗糕。

斑斕古錦輕囊色，袖中仙譜何時得？

繫足牢牽五色絲，柔情慾化三生石。

蔦蘿松柏翠陰濃，管領風光色界中。

顧我有情多繾綣，於卿甚事太癡聾。

兒人恰恰儔鸞鳳，紅顏白首都拚送。

蝴蝶蘧蘧栩栩因，鴛鴦世世生生夢。

霄闌聽月月有聲，舉頭望月月無情。

瓊樓不敢窺仙侶，婚牘何勞問姓名！

探春的是詞，調寄《一萼紅》，道：

白頭翁，掌人間鴛譜，韋固昔相逢。任爾山陬，憑他海筮，紅絲牽住芳蹤。便得朱陳締好雙，飛蛺蝶、盡日舞芳叢。寄惆悵，年來花開陌上，香火誰供？因此沉檀刻像，向仙官早晚，頂禮雍容，紅粉三生，青袍萬里，每傷陌路西東。願從此、別開情界，遍塵寰、怨曠盡消融。自在流傳漸看，瞻拜來同。

湘雲的是七律，道：

鴛鴦譜牒鎮年年，管領人家離恨天。

不少朱陳諧燕婉，幾家秦晉致纏綿。

赤繩係處金為屋，白石貽來玉作田。

別有癡情向君乞，花鬚長好月長圓。

湘雲寫完，黛玉看道：「落句像你妹夫病時作的。」李紋的道：

佳話曾從韋固傳，萬花管領獨居先。

多應紅線拋難遍，苦海來牽並蒂蓮。

貞姣恩仇世上多，偏誇匹偶定無訛。

三生一冊無情譜，不顧人間喚奈何。

風流藪澤萬千餘，姓氏氤氳托子虛。

色界情天吾勘破，不從君看一行書。

大家評閱了一會，重向樓上憑眺。

只聽一醉道士在那裡唱道：「但有月老祠，獨無花神閣。美哉此少年，何如賈秋壑？」寶玉聽了大怒，命即拿來。及拿到時，寶玉究竟過來人，看他丰神瀟灑，已有三分悔意，問他：「你唱什麼？」他道：「因見紅樓，偶觸舊夢。唱曲度人，於你何干？」寶玉言下領悟，道：「亦欲盡花神，無仙筆耳！」

那道士道：「不難！但要菱一盤，酒十斤。三日後當繪之四壁。」

寶玉即命預備，道：「容再請教！」便同黛玉等回來。至三日辰牌，管祠的來，道：「那道人在樓上酣睡三日，今早下來說：『壁已畫成，請你大人去』，特來稟知。」

寶玉當即同大家去看時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；有道妝的，有宮妝的，有戎妝的；又像熟，又像不熟。及仔細看時：第一，仙姑打扮，手持梅花，上寫著：「東皇高之置度外」。第二，舊服含顰，上寫著：「晚風樓上杏花殘」。第三，宮妝模樣，上寫道：「落時青帝合傷神」。第四，垂髻含笑，上寫道：「夫婦也伊其相謔」，恰拿一枝芍藥。第五，身穿命服，頭戴一鳳，上寫道：「紅裙妒殺石榴花」。第六，一女尼，拿著蓮花，上寫道：「出污泥而不染」。第七，怨似湘娥、羅裙半濕，上寫道：「風波不信菱花弱」。

第八，一番妝女子，上寫道：「一生風露替人愁」。第九，一女子手拿著九龍佩，上寫道：「為他晚蓋有寒香」。第十，也一女尼，上寫道：「再生蓓蕾小春天」。第十一，一女子手持白巾，上寫道：「禍有懷胎福有根」。

第十二，一老婦人，村莊打扮，上寫道：「耐寒且有過三冬」。

中間也一老婦，是釀花仙姥，服極華麗，上寫道：「冬行春令，壽富康寧」。又一雉尾雙挑，身穿青鎖甲的女子，寫著：「催花仙使」。寶、黛二人看了，心下了然，恰不便說。大家瞻仰歡異，一番拜祭而回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